



近數年台灣當代藝術瀰漫著一股村上隆的藝術熱潮，有不少年輕藝術家紛紛自卡漫擷取表徵大眾文化的要素，透過多種的平面造形，試圖在學院藝術之外，尋求更形適意傳達當代人文精神的藝術創作路徑。其中，「可愛」、「不忍」、「無厘頭」、「莫名其妙」等貫穿日本卡漫精神的代表性情愫，往往成為追風村上隆藝術的重要造形指標。

有趣的是，近期筆者在課堂上曾出示吳李玉哥的畫作，觀察年輕藝術創作學子的反應。多數皆認同吳李玉哥的畫作是「可愛的」、是「天真的」，散發著不同於學院派的造形語彙。緊接著當筆者詢問吳李玉哥畫作中的「可愛」與村上隆一類藝術的「可愛」，差異性何在？孰者可謂「藝術」？若以吳李玉哥畫作的「可愛」為源，探詢其畫壇現身意義，從而跳脫日本卡漫的造形支配，於台灣當代藝術中另行建構屬於自身經驗的「可愛」表徵，是否不具可能性？

面對這樣的提問，學生們多半先是一臉不解，過沒多久便閃著期待的眼神，進入沉思。

這樣的思慮與探索，其實正是引導筆者撰寫此書的一大原動力。為文期間透過多次的訪談與吳李玉哥相關文獻、畫作資料的審視，筆者不斷發覺除有必要繼續拓展一九七〇年代以來，對於吳李玉哥的畫作賦予「素人繪畫」、「樸素藝術」的觀看視野之外，循著戰後台灣畫壇的「現代繪畫」追求路徑，不難不發覺當初吳李玉哥的畫作之所以備受重視的潛因，並且從而萌生由當代藝術重新定位吳李玉哥畫作的積極性想法。

藝術家的定位與作品的詮釋本屬流動性，而吳李玉哥的藝術無疑地為我們開示著這樣的開放性。期待本書除能作為了解吳李玉哥生平與創作特色的平台之外，亦能藉此讓讀者深刻感觸到台灣自我藝術的未來發展美好性。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